

空姐“花木兰”嫌我又穷又老

6

都市情感



公理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大龄单身男青年砖头王老五在漫漫相亲路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极品女青年:有歇斯底里型的、有笑傲江湖型的、有稀里糊涂型的、有勤俭持家型的……

茫茫人海中,谁举着他爱的号码牌?芸芸众生中,谁是他的命中注定?

[上期回顾]

我托盛斌辗转弄到谢云的电话,并约她去翠微西里她家门口的饭馆见面,那儿正是我们分手的地方。见面后,我们聊了很多过去的事情。我没问她的现在,也没问她将来有什么打算。

继小姨、四姨之后,二姨方面行动了。出面的是当医生的大表哥,给我介绍的是一个空姐。

两点整,我准时来到见面地点——中央音乐学院西门,就看到两个女孩,好看地站在那里。四月中旬的北京还算不上太热,可这两人都已是一身夏天装扮,一个是超短裙一个是牛仔短裤,露出修长的腿,白色短袖上衣的质地也是薄如蝉翼。走上前去打了个招呼,两姑娘对望一眼,穿短裤的女孩朝我伸出手握了握,然后一指同伴:“这是我同事兼闺蜜,菲菲。”

叫菲菲的那女孩子斜眼看了我一眼,似乎目光冷淡。两位姑娘长得实在算不上多出众,属于大街上经常可见的一类,不过身材倒是不错,尤其是腿,修长且滑腻,我不禁想起盛斌评价女孩子的话:身材好不好,小腿很重要。就在两位姑娘好看的小腿旁边,放着个挺大的加湿器包装箱,于是就问花木兰(是我后来给穿短裤的女孩起的名字)是什么东西。花木兰说两个月前买了个加湿器,一直没用,结果今天一试就发现有毛病,光冒泡不冒汽儿,准备去换。

“哦,两人抬着啊?”我没话找话。

“这箱子也不沉,哪用得着两人啊!”花木兰笑着说,“我是请这老大帮我吵架去,因为过了退换货期,可必须得给我换一个,我买了还真没用一次呢,一直放着,要是光修不换可亏大发了,靠。”

“她去吵架?”我看了看清瘦的菲菲。

“你可别小瞧她,上个月人家送了她一个施华洛世奇的项链,啊?你不知道?卖水晶饰品的啊!洗澡时她臭美,愣不摘,结果进水了,都乌涂了,新东安那家店说修都得交钱,因

为这不属于保修范围,你猜怎么着?”花木兰边说边躲着菲菲的捶打制止,“在那儿吵了两个小时,最后那个经理出来求她,说:小姐,我们免费换一个给您好吗?您先坐下歇歇,我到后面找货去。这两个小时我们一单生意也没做,来的顾客光听您吵架了!”我被逗得哈哈大笑。

花木兰接着说:“还没说完呢!这姑奶奶说:成,倒杯水,我渴了!哈哈!”表情一直冷淡的菲菲也笑了,虚踢了花木兰一脚:“啊!你省油!前天飞广州,一乘客一路上要了三听可乐,等要第四听的时候,她过去了,说少喝点成不,就算白喝也得顾着点儿肾啊!那哥们傻得都快死了,直翻白眼。”

“啊?那不怕投诉啊?”花木兰一脸不屑:“让丫投诉去,就是一衣咯,每次要可乐都跟我贫,问我是哪儿的人,还给我留名片让我打电话。”

“哪知道遇上个烈女。”菲菲插嘴,两姑娘嬉笑着互相掐闹了起来。闹够了,两人“哎呦哎呦”喘着粗气。菲菲问我:“你有车么?”我说没有,菲菲不说话了。花木兰对菲菲说:你丫的有病,没几步路了,有车也用不着,咱们这就去换。我想一起去,被花木兰拒绝了:“得了,你还是歇歇吧,你一去我们俩可不好意思说话了。过几天咱们再联系。”

没过两个小时,就接到花木兰的电话:“有空么?来帮忙搬搬箱子。”急忙赶到复兴商业城,还没到电器卖场,就见到花木兰独自站在楼梯那儿,旁边放着两个箱子。

原来,她们刚进商场,菲菲就被她老公叫走了,花木兰孤军奋战,不仅没换成加湿器,又顺带买了一个榨汁机。看着她擦着汗兀自气鼓鼓的样子,真是哭笑不得。我告诉她不一定什么事儿都要靠吵架,她说现在这世道都是

欺软怕硬,要不你去试试换啊!

我搬着加湿器,拒绝了花木兰要来助威的“请战”要求,独自来到柜台,悄悄拉经理避开人流到一旁说明了情况。经理详细检查了一番,又说了一会儿话,最终同意换一台给我。试了一遍没有问题后,我抱着新加湿器找到花木兰,神情里透着炫耀,花木兰瞪圆了眼睛:“靠的嘞,欺负人是吧?我俩去就不给换!我们开始可是好好说话来着。”

“你要求换的时候,周围有顾客没有?”

“好多啊!怎么了?”花木兰不解。

“那你替那经理想想,如果他同意换了,周围顾客都看在眼里,那以后别的顾客也找他换,他怎么办?应付得过来么?”

“呦,老同志,弯弯绕啊,有你的。”

边说着,我们一人搬个箱子,一路说着话,到了商业城后门的街边。

谈到我们相亲的事儿,花木兰告诉我,她表妹和我表哥商量好之后,直接把这想法告诉了花木兰的母亲,据说她妈本来觉得没必要见面,因为年龄差距有些偏大,后来听说是一个记者,就上网去搜我写的文章,读了之后觉着挺有责任感,而且看遣词造句,估计人也应该挺文雅的,和自己的孩子倒也互补,见个面未尝不可。

“你真挺乖的,她让见就见,她说不见就不见。”

“哪儿啊,我当时就说了,妈,我靠,是我相亲还是您相亲啊?”

回到家,老太太明显憋了半天,还是忍不住打听相亲的结果。我说不太合适,人倒是不错,可太小了,也太闹,再说人家挺漂亮的,也未必看得上我。

顾小影的第八次失败

6

围城内外



叶董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28岁这一年,顾小影最怕听到的便是热心人问“有消息了吗”——可是求子这回事,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也是这一年,段斐和许莘开始一次又一次地相亲。

终于,想怀孕的顾小影怀孕了;许莘恋爱了,可这时她才知道,最难征服的其实是自己心底对于“围城”的恐惧;历尽沧桑的段斐也终于找到依靠,可是一个离过婚、带孩子的女人,想要被一个新的家庭认可,究竟有多难?

[上期回顾]

为了生孩子,管桐又平调回省委。但回来后,他依然是每天加班,这让顾小影很生气。

因为即便是晚上十点才看完电影回家,但管桐还是坚持要看完当天的资料才睡觉。顾小影早早洗完澡,在床上边看小说一边等:十点半、十一点、十一点半……直到顾小影哈欠连天,管桐依然在书桌前埋头苦读,没有任何睡觉的意思。

顾小影很不高兴,毅然下床走到管桐身边,毫不犹豫地抢走管桐手中的资料,沉着脸说:“管桐你睡不睡?”

“看完这段就睡。”管桐赔笑,“这不是晚上看电影了吗?我的资料都没看完。”

“早知道你要看这么多资料,还要影响休息,我完全可以不去看电影!”顾小影生气了,“明明说要好好休息的,你这个样子,我们怎么要孩子啊?我盼你回来盼了这么久,所有的压力都压在我一个人的肩膀上,大家都把责任归咎于我,我冤不冤啊?”

“别生气,别生气。”管桐急忙安抚,“这不是今天还不到日子嘛,我看台历了,不是要月底吗?”

“管桐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养精蓄锐?都攒到月底一起休息的话那叫‘临阵磨枪’,那不叫‘养精蓄锐’!在蒲茵发生了什么,你也没忘吧?”

管桐皱起眉头,脸色不由自主地就冷了下来。偏偏顾小影在这个时候想起了下午管利明的那个电话,那些话就好像雪上加霜一样压在她的心头,让她变得无比愤怒:“今天下午你爸打电话来,居然说你回来了,以后就不要拿两地分居当借口不生孩子了……管桐你凭良心说,不生孩子是我的错吗?是我在找借口吗?明明吃中药调理内分泌的那个人是我,每个月算时间记日子的也是我,千里迢迢去蒲茵找你的还是我!可是,偏偏我不能跟任何人说为什么我们每个月都无法完成任务,毕竟这个实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归根结底,不仅是因为我们

本来见面次数就少,而且在有限的那几天里你的体力压根撑不住!可是为什么所有人都来指责我,为什么你们都要把账算在我头上,我就应该是凤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吗?!”

就这样,虽然管桐后来什么都没说,但那晚,顾小影终于还是没憋住,借着下午被管利明刺激的由头,狠狠地号啕大哭了一场。

那晚,顾小影用了很久才睡着。睡前,她苦闷地想:从小到大,自己真的是从来没有遇见比怀孕更艰难的考试!难道不是吗——从小到大,不管是考大学还是考研究生,至少她知道她自己努力了就会有回报。然而怀孕这件事……唉……

深夜,在胡思乱想中,顾小影终于睡着了。只是不幸的是,要到第二天早上醒来后,她才能悲哀地发现自己居然连做梦都和考试有关:她竟然梦见自己上了高考考场后,才发现2B铅笔里没有铅芯……

不得不说,弗洛伊德这个老头儿真是有点修行——话说这个梦还真是个意味深长的隐喻啊……

又一个周末,管桐照例回家了。却没想到一回家就撞上顾小影和管利明通电话,看见管桐进门的刹那,顾小影如释重负,急忙对着电话那边说:“爸爸,你稍等,管桐回来了,让他接电话啊。”

说完迫不及待地就把电话转到管桐手里,同时没忘记拍拍他的肩,留下一个“好自为之”的眼神,幸灾乐祸地闪到了一边。

管桐莫名其妙地看看顾小影的表情,接起电话,马上就知道顾小影为什么要如此幸灾乐祸了,因为管利明第一句话就是:“你侄子真争气啊!才二十岁,有儿子了!把你大爷高兴坏了,四代同堂!”

“你说这样算不算违反政策?”

顾小影在管桐耳边小声问。

“农村哪有那么多政策,”管桐一听这个话题就烦,回头应付一下顾小影,再接着应付管利明,“行,我下次回家给孩子准备压岁钱。”

“我没说压岁钱的事!”管利明着急了,“我说的是生孩子的事!”

“他生了孩子我就给压岁钱呗。”管桐皱着眉头答。顾小影第一次敬佩地发现她男人装疯卖傻的水平也挺高的。

“说你们两个呢,管桐你多大了!”管利明气都快喘不上来了,大吼,“念这么些书有什么用?念得都生不出孩子来了!”

顾小影叹口气,摇头不说话。管桐听见顾小影叹气更烦,忍不住也吼:“那念完初中去打工,十八岁订婚,二十岁结婚生孩子就是好?世世代代当农民,孩子也当留守儿童就是好?你们怎么这么说不明白道理呢?”

“管桐你小声,”顾小影拍拍管桐的肩膀,同情地看看他,“既然说不明白就别说了,你吼那么大声不要把老子气坏了。”

说完站起身去厨房准备做饭。管桐又强忍着听管利明说了一两句话,终于忍无可忍,对着电话最后吼了一句:“我不说了,挂了。”还真把电话挂了!

顾小影在厨房里一边择菜一边听着客厅里的动静,忍不住摇摇头——她悄悄地想,或许她真的应该想点别的办法帮帮忙走走捷径,总是打持久战到底是吃不消的……

几天后,酝酿思考了很久的顾小影毅然决然地去了医院。医生也算是个熟人,叫蒋明波,之前顾小影调理内分泌时就是找的他。

蒋明波看见顾小影的时候摆摆手,很熟练地问:“你的内分泌调好了没?”顾小影看看四周的病人也走得差不多了,坐下叹口气:“蒋医生,

我发现就算调节了内分泌也没用,我等了这么久还是没怀孕。”蒋明波摸摸下巴,看顾小影一眼:“那就做排卵监测吧。”

终于到了约好的日子,顾小影去医院,按蒋明波的指示去做完了监测排卵的B超,拿着单子回到蒋明波的诊室。蒋明波接过单子看一看,点点头:“还不错,左侧输卵管有颗快要成熟的卵子。”他又翻翻台历,指示说:“下周一、三、五,同房三次。”顾小影目瞪口呆:“三次?五天三次?”

蒋明波看看顾小影:“对啊,三次,同房后再来我这里。”

“大夫,这个,很辛苦的,”顾小影咂咂嘴,苦着脸,“你也知道,这是件劳神劳力的事,要这样吧,医生,你能不能给点药吃?”

蒋明波拿出单子开药,“那我开点滋补肝肾用的中成药给你吧,每次四粒,每日两次,一直吃到两盒都吃完为止。”

管桐吃药的时候有点大义凛然的架势,吃完了药扭头看一眼在床上坐着的顾小影,看她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还举举杯子道:“吃完了。”

“哦,”顾小影表情呆呆的,提问都很机械化,“你怎么这么爽快?”

不知道是中成药的作用,还是该归功于那段时间里管桐工作不是很忙,所以能做到劳逸结合——反正一切都很顺利。

等结果的日子里,那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直到多年后都让顾小影刻骨铭心,那滋味比等高考成绩还难受——高考上不了一本还有二本,二本后面还有三本和大专,然而生孩子这回事,落榜了就是落榜了。毕竟,如果真的生不出孩子来,你总不能生个小猫小狗做第二志愿吧?

当熟悉的一条红线再次跃然纸条上的时候,顾小影险些崩溃。居然还真的就是第八次失败!